

● 杨景民 著



52 绿色的碉堡

●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蕾 笑 天

封面设计：贺 玲

版式设计：李 军

书名 绿色的碉堡

作者 杨景民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1991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75

印数 1—1,500 册 字数 215 千

ISBN 7—5411—0748—4/I·689

定价：3.70 元



杨景民现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已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剧本等作品100万字，多次获全军及地方省、市文学奖。《绿色的碉堡》系其第四本书。

他在西南厚土中(序)

凌行正

认识景民，是在西藏。那时我在成都军区文化部工作，几乎每年都要到雪域部队。景民当时在西藏军区某工兵团。先是在报刊上认识的，后来在拉萨开小说创作学习班，见了第一面，也就二十出头，瘦瘦的，中等个儿，比较内向。但通过交谈，能听得出来，他很爱读书也读了不少的书。

后来他被调到成都军区文化部，我们在一起了。他工作积极，为人正直，创作上非常勤奋，身居大都市，每个星期天却躲进斗室成一统，潜心读书习作，这在当年的青年当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晃也就是二十年了。我早调到北京，景民仍在那里做文化工作。所幸通讯日渐发达，书信往来，还能在电话里谈点什么。因此，对他的状况仍比较熟悉。去年他来京开会，一见面，差点不敢相认，当年的青头小生，两鬓早生了华发。他带来一叠书稿，要我写个序。我欣然应允后，大大地吃惊了。部队文化工作的忙碌，一般人难以想

象，他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来？——算起来，除过他的散文集《爱的曼陀铃》、小说集《多余的恋情》、剧本《一代名将战孤城》，加上这本小说集，他已出版了四本书。“我都是用星期天写作的”。个中甘苦，“星期天”三个字，已暴露无遗了。这种韧性很让我感动。

景民的作品大部分我已经读过，知道他走的是深挖一口井的路子。属于他的“撑子面”，在西藏那片神奇的土地上。西藏是藏在他心里的那一枚邮票大小的故乡。他的《雪域柔情》系列中篇小说集，是他十年高原工程兵生活的赐与。案头这部《绿色的碉堡》，可以说，同样也由这片土地孕育。景民这种不为一时风气左右的可贵的固执，在新时期的中青年作家中，也是应该称道的。他的雪域小说，已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的美学风貌。他的优长，已有批评家论及，在这篇短文里，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提供一种对景民小说的理解。

只读过一两篇景民的小说，不大容易被他打动。因为，他从不对藏民族的民俗风情进行猎奇式的取舍，笔法又是娓娓道来的散文体，情绪和情感的表现都经过了浓而后淡的处理，在表露作者的意蕴上，道地地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的作品魅力，需要仔细地咀嚼才能发现。这种“深山藏古寺”的画卷，这种含泪的笑的故事，带给读者的，是十分别样的感觉。它不同于有的作家那样对西藏历史巨变所做的忠实的客观的纪录；它不同于有的作家那样把听诊器直接插入藏族心脏所传达出的怦然的很有质感的心的悸动声；它不同于有的作家那样倚重叙事

手法对藏族的生活进行打着自己鲜明印记的传递；它更不同于有的作家那样历史学家加诗人式的对广袤的高原雪域千年历史的鸟瞰。景民把焦点放在西藏地域里的军人身上，由此一点，去衍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种族、时代精神打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印记。如果说，有的作家关注汉藏文化汇流中的藏人；那么，景民则是关注汉藏文化汇流中的汉人。《雪域柔情》系列中的《圣水湖》、《傍晚，离开无人区》，《红雪地》是这样，这本《绿色的碉堡》中的《渔鼓》、《云游》、《梦落西南》等也是这样。我以为这正是景民小说不同一般和不能替代的所在。

景民的创新意识极强，总要另辟蹊径，这对于一个作者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也正是这一点，限制了景民被更多的读者认知。大音稀声是好，但到了曲高寡和，对于作者，终究是种悲哀。另外，长时间去挖一矿井，如不精打细磨，矿石的品位就要下降。生活节奏加快了，读者要赶快入戏；读者文化层次提高了，就要看到作者尽可能的丰富。读《雪域柔情》系列时，我就企望景民能有一次不伤筋骨的变通。《绿色的碉堡》这部集子，尤其是里边的《渔鼓》这个中篇小说，恰恰在这一点上满足了我。

《渔鼓》在景民的创作生涯中，无疑是一块里程碑。我认为它值得珍视。它不仅仅是景民在创作题材上的一种拓宽，它不仅仅是创作手法上的一种变通，而是一种全面的自我超越。他的西方的、艺术的对生活的定点透视法在《渔鼓》里又有新的发展。他的眼光超越了西藏地域的界

限，超越了时空限制。他的心灵从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在《渔鼓》里，五十年中国历史，竟在田二贵的“柔情”中得到了极富质感的体现。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艺术感觉的成全，更重要的是景民已经寻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观照社会人生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因此我要说：景民是个极有潜力，极有后劲的作者，听说他下一步要搞专业创作了，这对西南军事文学的创作和景民本身，都是一件好事。我在西南工作多年，对那片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西南，是一片孕育作家作品的厚土。我真切地希望西南军事文学现在和将来有轰动世界的表演！同时，我也期待着景民更加厚重的新作面世，因为他在那片厚土中，他是土地的儿子，军旅的儿子；我有理由期待。

1989年冬于北京

目 录

他在西南厚土中（序）	· · · · ·	凌行正	（1）
渔鼓	· · · · ·		（1）
红雪地	· · · · ·		（78）
梦落西南	· · · · ·		（189）
罗西西坎的魂	· · · · ·		（232）
云游	· · · · ·		（252）

渔 鼓

一

田二贵在红四方面军出名是那天下午。也许徐向前总指挥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才知道方面军还有个叫田二贵的排长，才决定叫他去给贺龙军长送信的。五十五年后田二贵躺在重庆这个军队干休所的病榻上这么想。

四姑墩集结后，方面军搬家似的往西北转移。锅碗瓢盆，拖儿带女，浩浩荡荡的。一路标语，一路声势。田二贵当时是八师七团的侦察排长。他逆行军走去。到处是穿着五花八门衣服的兵，许有十几万吧？当时他想。从鄂豫皖苏区出来，大家都不想走，不想离开大别山，他们都是世代代的大别山人，根在大别山啊！可红军要壮大，要打胜仗，不走又不行。既然当了红军了，不走还行？不要说红军首长不毙了你？那土豪劣绅回来后也不会轻饶你的。都开了杀戒，留在家里能安宁？何况当红军也可以当官的嘛！

那天下午他借执行公务之际，偷偷溜回家，把自己偷偷留下的一袋公家糙米送给了他那个六十岁眼睛就已经全瞎的老娘。他家还有一个才三十五岁却如近暮年的畸形人

哥哥田大宝。没什么话说，一溜烟，又离开了那只有一间草房的“家”。侦察排长本该有马骑的，可那天叫人借去。前边，是一个县城。上边把全军的马匹都抽集军部，每匹马头都系了大红绸子，骑者必然一长一短（枪），腰间还挂着个金光闪闪的小军号，一排十个，要凑齐一百个排的千人军号队。听说人不够，把运输队的瘦骡马也抽来，把沿路的老百姓小毛驴也借来；军号不够，随便找个瓷壶用红绸布系在腰上也行。侦察排长田二贵是匹高头大马，当然要集中去撑门面。他只好徒步。回家耽误了时间，心很紧。得赶快归队去。

心急，路也就赶得急，人早觉得有些虚了，可这时偏偏遇到了这冤家，金钱豹！那阵夕阳正好，泼血泛红一样把那霞光重重地抹给山野，几株在视角中特别醒目的松树，被逆照的红霞浸塑得象剔透的珊瑚枝。满路上是红色光晕，象他进城后住过的大资本家公寓里的高级红绒毯色。只不过没有弹性。

他觉得他在火中走着，在血中活着。走在哪儿都躲不开这红。他妈的，闹翻身就该在这大气派中操练。好好打仗，要能当个团长，师长回家时，那多好！

田二贵是上了那道山坡往右拐道时才发现了那个冤家。那只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凶残的金钱豹。它横蹲道中，一身血光，完全象一个颇有心计的暗杀者，又象一个满身无赖气的老流氓。它在喘着气。那气息从它鼻、嘴里嘘出，重重地震荡着空气也震荡着他的耳膜。到今天田二贵还觉得那震荡多么令人心寒。到今天田二贵也还在埋怨

自己，怎么那般大意：当时那鼻息声是跟了他有整个半个时辰，他一直还觉得那是一股山风。

金钱豹很大，象个牛犊子。那被红色晚霞染得象滴着血的眼睛似地主老财一样正仇恨地望着他。

无论如何，田二贵一见这家伙就害怕了，他从它眼光中知道，它是要吃他的，并且蓄谋已久，好不容易才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咕咕的饥肠不响了。浑身的冷汗凉干了。今天肯定完了！田二贵这时特别冷静，清醒。他绕左走，那家伙也很无赖地起来挡在左前方，他转右走，那家伙又极流氓地挡在右前方。他是从这一系列的无言行为中感觉到的。他妈的！他的那把短枪刚好又被别人连马一同借走了。那把大刀，也因他嫌回家背那东西太土太没队伍形象，扔到驮架上让人捎走了。他左右瞄了一下，嗜好！那块岩石下象被现在那些功夫片导演事先放着的棒子。武松打虎，田二贵打金钱豹，他妈的，死，咱也要死个壮烈，死个样子！

（狗地主田老贼几次打杀老子，最后还不是被老子杀死了，今天你要吃老子，老子也要叫你掉一颗牙！）

田二贵心一横，迳直去取那根棒子。

那金钱豹却象被眼前这两足无毛动物的大胆举动吓着了一样，连连向后闪去几步。

等田二贵把棒子摸到手，金钱豹象睡醒了似的，大吼一声，只见空中一道红色光流，向前喷溅而来。那声音，如空中一个钻人心魄的闷雷，那双掌蹄，在空中一拨拉，似要把他肺腑掏出。死就死！田二贵并不慌，他双手握棒静

等着。当那家伙第三步要扑向他时，他突地一闪身，那棒子就接了下去，也就在这时，田二贵觉得脸上、胸膛上让谁给糊了一层热稀饭，烫烫的。

棒子显然是打在金钱豹的骨头上了，劲也用得实在，手被震得发麻，棒子成了两截。这一棒子把那老流氓打恼了，它一剪尾，回过身又向他冲过来，田二贵知道死到临头了，马上就要被踩倒，衣服、头、脸、胸、腹、腿被抓烂、被扒开……。去他妈的！极惧怕也就极轻松。田二贵这时象小孩躲小猫一样几乎是撒着娇一样跳上了那块岩石。一跳上岩石，他却感到全身上下打颤，想喊娘想哭出声，甚至想把那老流氓叫声爷，可也就这时，那老流氓脚下踩着的石头打滑，它本想腾空冲去抓二贵，谁知失去平衡，却一头撞在那石头上。说是迟，那时快，田二贵抡起手中的那截短棒子，向金钱豹的天灵盖打去。一下、两下……

金钱豹瘫死在那里。岩石的阴影下，田二贵看到那畜牲全身金黄金黄，铜钱圆的图案闪闪发光。田二贵浑身汗津津，凉疹疹的。又起风了。那风声又极象金钱豹的鼻息声，会不会再有公流氓、小流氓以及它的孙子——第三梯队？是非之地，赶快跑开！

就象又受命运导演一样，走下那座大山他就看见了红军的军旅。太阳已经落山，可那血一样的红光还是被返照出来，一谷地的红的人影，红的光动。

田二贵成了英雄。

连长听了他讲的打豹过程后，啥话不说，只是捶了他

胸膛几下，拉着他跑到营长跟前，命令他：你给营长说吧！

营长一听大喜。后天要过县城了，找人快把那金钱豹抬回来，报团里、师里，还叫过县城时把田二贵抬着，让那些小伙子看看咱们红军，好踊跃参红！

一时，红色的光波中传说着这条新闻，人人都想见一见赤手打死金钱豹的英雄。田二贵没管这些，他早象寻腥的猫那样去卫生队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苟山妹去了。当然，他也不会知道，此条新闻很快已传到方面军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听到后大笑了，高喊一声：“撤退中的红军都能打死金钱豹，看来中国苏维埃肯定有前途！”并叫在身边的参谋、以后担任解放军某大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明礼将军，记下打豹人的姓名和部职别。

苟山妹给田二贵抹着中草药熬成的水儿。

田二贵觉得脸象被人用刀子在划着，火辣辣的疼。嘴还在咿咿叫着。吓得山妹不知怎么办才好。田二贵心里却舒坦极了！这不光是他很满意山妹对他的体贴，那从山妹军帽下的鬓发中，鼻息里，衣领口散出来的年轻女人才有的那种气味儿，更是令人心醉！

他，二十一岁。山妹十七。他和她是一个村子里的，从小长大，去年一起参的军，山妹最爱听他唱渔鼓了。山妹家世苦，她唱的全是苦调儿，她就经常在苦中寻着乐儿。常常是，边听边笑边流泪。山妹的妈妈长得好，但家很穷，奶奶把她嫁给小镇上的一个木匠。那木匠常年在外边干活，同房半年没半点喜，妈妈一人守空房，同姓二少爷

看中了本家这个虽出身贫贱却明媚动人，又会唱渔鼓的大嫂子，一个下雪天强奸了她。只一次，就给她种下了一根苦苗。老实巴交的丈夫热烘烘地由外乡回来，妻子却挺了个大肚子在草房等他发落。丈夫想找孽主又惹不起人家，想打妻子却又舍不得她身子，眼看着那个大肚子一天天膨胀，哭叫一声，竟中风瘫痪。那个畜牲般的二少爷又来纠缠，妈妈想用剪刀刺死他，可看到冷床上的瘫子，腹中的孩子，又不忍了，流着泪接过少爷恩赐的银元。瘫子原指望妻子生个“儿子”好去报仇，谁想呱呱落地的竟是个丫头片儿，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碰死在冰水缸里。爸爸死后，妈妈的日子不好过了，生过孩子的女人没有了颜色，二少爷再也不来那茅草庵了。妈妈产后得了病，疯疯癫癫，整天抱着女孩儿满街跑，头发蓬乱，襟怀大敞，大腿上经常有污血从裤管里流出。乡里邻里都厌恶这个不守贞节的坏女人，可喜欢听她唱渔鼓。她的声音象那水田上飞过的田鸟儿一般清脆，她的曲文也常是令人肝肠欲断。她经常唱的是这么几句曲文：俺大姐，头生长，头生唱，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苦水，我的那小情郎，你那黑心肠……她没有渔鼓，经常不是抓个小竹杆儿，一手持住，一手拍那竹底，不时还发出“嘭、嘭嘭”的渔鼓模拟音。她身后常有一个小男孩儿跟着。那孩子眼里流着幽恨的光儿，脚下紧走着苦命的人的道儿。他从小知道渔鼓是悲苦做下的乐器，可自己又是那么爱唱这哭的音律，他就是二贵，但长大了的苟山妹却不想见到他。

山妹是在那种担惊受怕，屈辱可怜的日月里长成的，

十三岁那年，妈妈因饥饿栽倒在一条臭水沟里。有个人贩子来拉山妹去县城找营生儿，她跟去了，但在路上，当那人要剥下她的衣服时，她才明白过来，用嘴咬了那人的阳具，逃了回来。这时乡邻们才发现她同她母亲那般地相像！眼儿也象杏核一样，脸儿也是红的红白的白，胸儿挺挺的，腰儿细细的。没过一年，山妹肚子也大了，姑娘羞得不出门了。有人说是她那个老畜生少爷爸爸干的。山妹打下孩子要寻短见，被田二贵吃斋的母亲挡住了，山妹要跳河，被田二贵的娘指使田二贵给看住了。那畜牲式的爸爸要把山妹拉到县里卖给窑子，红军来了。那老畜牲吓得跑上了山。田二贵是红了，山妹也是红了，她为自己的命，也为了二贵哥。

“你打死了一只金钱豹？！”山妹兴奋地问。

“嗯”。他有些得意，有些轻飘。

她很高兴，嘴上却说：“哼，你能打死金钱豹，假话吧！”

“别小看咱田二贵！不是我打死难道是你打死的？我脸上、身上这伤是咋来的？你抓的？！”

“呸！不害臊！”

山妹边嗔怪他，边用指头点了一下他的额头。田二贵却趁势用手把山妹腰一卡，头就往她鼓鼓的胸部上拱。山妹忙扒拉，说：“让人家看到了！哎，快！说说，你是怎样打死的。！”

“没啥说，反正，反正豹子是死了！”田二贵耍了个滑头。

“不说也好，罚你唱段渔鼓！”。

“唱什么，没傢什嘛！”

“你唱好了，我给你拿个好渔鼓来。”

“好，说话算话，我唱！说的是，那个女红军，山葡萄的眼睛风杨柳的腰杆儿，非叫哥儿唱呀，你枪膛可要保险呀……”

“谁叫你唱这个？三句不离本行，你！……”

这时山妹已经给田二贵抹好了药。听田二贵乱唱，好气又好笑。田二贵猜想她一定会趁这黑儿用那姑娘的手（他一直把她当姑娘看）捶打他一通，他也就会趁这黑儿向她进攻，胡乱摸几把或用嘴来亲她几下。可她没有。这使他更敬重她。

放好药物，山妹真的给他拿了只渔鼓来。田二贵接过，用手一摸，那渔鼓底是用鳞皮绷的，再用手一拍，那声音既浑厚又响脆，既嗡韵又悠长。不用细看就知道是个上等货。

“哪里来的？”他问。

“下乡得来的。”她说。

他摸到那渔鼓上边油腻腻的，滑渍渍的，天已黑。虽看不清那粘粘的东西是什么，可他鼻子却闻到了一股腥味，血腥味，一种杀了人的血味儿。他知道那是什么了，也知道这渔鼓是怎么得来的了。

“下午打了仗？”他问。

“唔。”

“这是你缴的？”

“哦。是一家老财的。下午打进他屋，他还没死。我打扫战场，在他里屋看到这个渔鼓，想帮你拿回，那个老财，并没断气，用手想勾回这渔鼓，我补了他一梭标，——哧！血飞溅……哦，可能上边还有血，没擦干净。”

是啊，渔鼓很雅致，可又很血腥。田二贵想。

二

田二贵那天晚上没亲成山妹子。

那天晚上，田二贵拿到渔鼓后就接连行军，打仗、转移，没要几次渔鼓，从此就再没见到那个宝物了。七天后的中午，他被连长叫去，命令他：“赶快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去！”

“你就是田二贵？（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那天田二贵跑步到了方面军总指挥部，王明礼参谋把他领到了徐向前总指挥面前。那个威名响彻鄂豫皖，十六年后是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方面军总指挥，正捧着一本什么书在唸着。他唸得十分快，又流利，又不时卷着舌尖，用舌头弹出一些象赶山羊一样的音。他开始还吓了一跳，这个山西五台山的徐总指挥莫非还是个佛教徒，在唸什么金刚经吧？直到西路军失败后，他接徐向前回延安途中，才知道错了。当时徐向前总指挥每天早上晒太阳，都这么唸经，他就斗胆一问，才晓得总指挥每天唸的是苏、俄人的洋话。

当时他多少知道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红军到处跑，

• 8 •